

文海哲  
學叢刊  
(1)

論語——

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

林安梧◎編著

《論語》

中華書局出版

論語

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學

文海哲  
學叢刊  
(1)

# 論語——

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

林安梧◎編著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---

329 論語——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

平裝一冊 定價370元

---

著作者/林安梧

出版者/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

總經銷/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人/李潤海

地址/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7樓之3

電話/3754679·3318447

傳真/3619101 郵撥/01436784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513號

---

印製所/國華印製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416巷59弄3號

---
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初版

ISBN 957-9364-00-1

---

*Wen Hai Foundation for Culture & Education*

*7F No. 49, 1 Sec., Chungking South Road,*

*Taipei, Taiwan, R.O.C.*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論語：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 / 林安梧編著 . --  
初版 . -- 臺北市：文海基金會出版：明文總  
經銷，民 84  
面； 公分 . -- (文海哲學叢刊：1)  
ISBN 957-9364-00-1(平裝)

1. 儒家 - 中國

121.2

B222.25 / 17

84004277

## 序言

讀《論語》！讀《論語》，每年總要讀《論語》，讀之有味，就像與自己的親人共同生活一般。

讀《論語》，而不是教《論語》，就好像自己與自己的親人、長輩生活在一起一樣，悠遊而自然，在生活中自有所受益與體會；我就是不敢說要去教自己的長輩親人，反倒是長輩親人對自己的提攜與叮嚀。

《論語》有的是智慧的源頭活水，讀之、參與之，就好像讓自己沐浴於此源頭活水之中，洗滌自家的身心靈魂，滋養自家的筋骨體魄，讓自己「人之生也直」的長養起來。

最喜歡的是《論語》的「交談」，「交談」是「有來有往」，「來者」有所「覺」、「往者」有所「會」，在此「覺會」下，讓自家的生命可以有一個從容的天地，有一個悠遊而可吞吐的湖泊。原來世界只世界，就在此天地湖泊中，默運造化。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！百物生焉！天何言哉！

「覺」是由內心裡湧現一指向根源性的發問，在具體的情境下喚起，在實存的生活世界中醒來，這亦是孔老夫子所謂的「憤悱」之情。由此「憤悱」進一步而有所「啟發」也。「會」是在交談往來中，由於根源性的發問，由於憤悱之情的感動，使得吾人的生命與存有之自身融為一體，這是一具有存在實感的整體，它不可自己的開顯其自己，啟發來者。

「覺」是「覺悟」，是因覺而悟；「會」是「証會」，是因會而証。「覺」與「會」就在生活中，就在情境中，就在對答中，就在交談中。有往有來，有來有往，源頭活水，用之不竭！

我讀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讀我，在世界中讀、在生活中讀，開啟的是身、是心，是自己生命中的感動，是社會人群中的真誠。

我只覺得「經典是一個生活世界」，是悠遊，是生活，是對談，而不是論辯，不是議論，不是言語。為《論語》立體系，就好像為渾沌鑿七竅，恐怕七竅成，而渾沌死。到時，再嚴密整瞻的言說系統，要不是成了智慧之言的棺槨，就是成了細綁聖賢的枷鎖。沒有了真實的感動，要那些

文字作什麼？沒有了誠懇的生活，只是拿它們來妝點自家學問的身分，正是可笑可哀！所謂的「尚友古人」，所謂的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，只是我們不忘「經典是一個生活世界」，而天地間所成的「生活世界亦正是一部經典」，人俯仰其間，聲息氣脈，只要反本，自無限隔，正是「宇宙原無限隔人，人自限隔宇宙」。

有來有往，有覺有會，覺會所依，只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真存實感，此即孔老夫子所謂的「仁」。「仁是生命的源頭活水」，「仁」是「相人偶」，是在人與人之間，那種「我與你」的關係下所形成的一體關聯，只此一體關聯是真實的，是體驗所及的，此即所謂的「實體」。實體也者，真實之體驗而關聯為一個整體也。實體並不是如西方哲學所謂的 Substance 也。這樣的實體便不是超離於人間世的形上之物，亦不是做為認知對象之物，而是生命之澆溉所成之生活世界也。因此，我們說「仁是生命的源頭活水」是也。無此源頭活水，人間禮文原只是虛矯之典飾，無用而有害，此非人文「教化」，而成為人文之「僵化」，乃至成為人文之「異化」。



正因如此，孔老夫子云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，也因此再去了解所謂的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才不至於有所缺失也。

「仁是生命的源頭活水」，此當在人間之生活世界開啟，此是具體的、實存的，此具體實存當以最切近之家庭開啟。唯有此家庭方可為「安宅」，亦唯有經此「安宅」而邁向一理想之途，是為「正路」。孟子云「仁者，人之安宅也」、「義者，人之正路也」，「仁」之做為「人之安宅」，「義」之做為「人之正路」，此是就本源而說，而落實言之，則家庭之為安宅也，此家庭之安宅，方為實踐仁之起點，即此起點亦是人之正路。此即所謂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」、「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」。事親、從兄，此孝悌之事也。此「孝」乃是對於生命根源的崇敬，「悌」是同此生命根源而落實之人間實踐也。「孝悌乃是倫常日用的生息之所」，即此之謂也。

交談、問答，此看雖簡易，而於孔老夫子之年代言之，此實一大突破也。在生命的交感中，在生活的扶持下，彼此的照應，進而經由典籍的學

習，歸返生命的根源，此根源之所發，喜悅之情，何可言喻。再說，人之能自由往來，有覺有會、有悟有証，志同道合為朋，相輔以仁為友，人間至樂也。生命就在這樣的往來、悠遊中成長，人不再受束縛於原先的社會階層，而開啟了新的德慧生命，這時豈管人之知與不知，只是如其自身而已，縱若不知，亦只是哀憫而已，無有愠怒也。此是儒學為己之學的本義，亦是儒學之重教育之本義，因「教育乃是生命的點燃與照亮」也。

生本自然，自然純樸，原只洪荒，人之俯仰其間，卻是生機洋溢，鳶飛魚躍，天人一體流行。這只是因為人參與了自然，潤化了自然，人與自然間有一「我與你」這樣的對答關係，由此對答關係而形成一個整體。人與自然如此，人與人亦如此。家庭裡之父子兄弟當為如此，而老師學生之間更宜為如此，只因此交談、只因此對答，方成為一生機洋溢之世界。交談是有所覺、有所會，來往之間，悟証相得。有了分寸，沒有逾越，只是「如」，如其自身、如其情境，如其存在，如其當下。孔老夫子可以與宰我辯，其辯非辯也；亦可以嘲諷子路也，其嘲諷自有另一番溫情在；亦可

以與諸弟子各言其志，此志向自有一番動人處。在陳絕糧時，可以出題考試，當下問答，堅守原則，說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！」孔老夫子及其弟子在俯仰之間，只是交談、只是對答。此不須瓦解，自冰銷，自融會，此不須批判，自金聲玉振，終始條理。《論語》中，我們看到的是「生機洋溢的師生對答」。

「直」，「人之生也，直；枉之生也，幸而免」，若不是為此「直」字，孔老夫子大可以策略以之，霸道行世，成就一番英雄事業。然英雄之為英雄，此是順生命之氣而往外發顯是也。此不同於聖賢之為聖賢，乃是逆返於生命之根源往內斂是也。「直」是往內，而不是順外，此之為真「直」是也。「直」是自家求之於心，而不是拿一教條強加於人，不是拿一抽象而掛空之物，以其宰制之力專責於人，更不是以斧鉞刑罰加之。直不直，此中有一真情實感在，即如隱曲，只要是能發此真情實感，看似曲，實為直也。所謂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！」，所謂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」，至於許人陰私，此是敗德，何以為直？「惡許以為

「直者」，孔老夫子恥之，吾亦恥之。儒者雖不言法，但言禮，此「禮」自有分寸在，此分寸或不同於今之法治社會，但此亦有其軌則，此軌則亦有其公、私，不可混漫無分也。蓋孔老夫子之「論正直——公義與私義之分際」自有其確定之限界也。

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天地因而得其參贊化育，故雖處亂世，只宜辟人而不可辟世也。孔老夫子雖亦知「鳳兮！鳳兮！何德之衰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」，但明「知其不可」，卻仍勉力為之。此勉力為之者，只是不安、不忍，是看得過忍不過也。隱者之為隱，非孔老夫子所不願也。唯鳥獸不可與同群，人畢竟是在人文世界中長成。人是在人所開啟的語言文字教化所成的世界中長成，人不只是一自然的存在，人更是一自覺的存在。由此自覺，人而要求自由，要求解脫來自自然生命的限制與束縛，並尋求在人的生命內在的自我確定性。孔老夫子與隱者酬答中，可見其真情實義。只是不安不忍，所以岌岌惶惶、周遊列國；只因仁禮為上，正名為本，所以屢遊而屢挫，這樣的頓挫，正是生命自我成就的動力，亦由是而「直、

方、大，不習無不利」。孔老夫子所入世者，教化也，非政治也，所以孝悌之道，「施于有政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」。孔老夫子所嚮往者，非壯盛軍國，而是「吾與點也」，是「暮春三月，春服既成，童子五六人，冠者六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，是如此渾然天成，即自覺、又自由而歸於自然太和的境界。「入世與遁世的抉擇」，孔老夫子只是明白，只是通達，即此明白、通達，所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也。

孔老夫子「刪詩書、訂禮樂、贊周易、修春秋」，「刪詩書」是解構了貴族對於經籍的編纂權與詮釋權，「訂禮樂」是解構了貴族對於政治社會體制的建構權，「贊周易」則是解構了貴族對於自然生命根源性契機的唯一參贊權，「修春秋」是解放了貴族對於歷史的記載權與解釋權。孔子在解構中重建，詮釋中開展，雖說是「述而不作」，其實是「以述為作」，是在此述作過程中「集大成」。這「集大成」不只是典籍的融攝，而是心性的開啟，是生命內在根源太陽的升起。他照亮了自己的生命，而且開啟每一個人生命中內在的太陽，讓自家生命炯然自照，自照照人，交

光互網，生長在生命的根源性充實與圓滿之中。真如太史公所言，這是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而心嚮往之」。語云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」，孔子不只是「中國歷史上的太陽」，亦是全人類、全宇宙星辰之一。

人間世事，常是因機隨緣，但此因機隨緣，自有源頭者在。在表象上看似偶然，但實則不然，因偶然中自有必然者在。因緣所至，命亦隨之，吾只正位凝命而已，不敢為天下先，亦不敢有所後也。我起先因還願講學，以閩南話與大眾講習《論語》，每週一次，此是民國七十五年間之事，越兩年，至七十七年而畢。至此，《論語》可謂熟悉矣！緊鄰於此，又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間，應漢聲廣播電台所製作的「《論語》中的生命與生活」一節目而講《論語》十講。再加上民國八十年於「青年儒學營」所做的一場臨時講演。後來，諸生勤為筆錄，這便構成本書第壹部「經典與生活」，而本書之取名為《論語——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》亦正因如此也。

本書之第貳部「對談與議辯」，起於民國七十三年之高級中學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提建言，又於七十六年、七十七年間發動座談，與國立編譯館論辯此教材之存廢，甚而與黨國大老陳立夫先生交手、辯論，此非意氣之爭，蓋為民命國脈爭，為民族文化慧命爭也。再者，隨緣造化，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應花蓮師院陳迺臣院長之邀，與當時的台大哲學所所長傅佩榮先生在函園論辯先秦孔孟儒學人性「善向」與「向善」之問題。各執立場，是其所是，但有所釐析，無所融會，殊為可惜也。又八十三年七月間，筆者正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託，進行「儒家思想」與「通識教育」之研究，因之邀集相關學者、人士舉行座談，此可見儒家思想之做為通識教育之一斑也。

吾之所對談與議辯，只是隨緣而已，吾以為此是基本之職責所在，盡分認分而已。生平最不喜打筆仗，此是一例外，「余豈好辯哉！余不得已也」。蓋議辯與對談，吾寧捨議辯而取對談也。對談之最高者，則只是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」可也。若為盛世，吾寧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死不

相往來」也；蓋「雞犬之聲」者，天籟也。民以天籟相接，渾於自然，無罣無礙，「民死不相往來」實亦往來深矣！

明文書局發行人李潤海先生對中國文化之深情與熱忱，早為出版界所熟知，此書得順利出版，得其助者多矣！又學弟余建中親任校對，提供協助，倍極辛勞。願以此誠摯感謝之情，受之於此，傳之於彼，讓人間有情，如其生活，如其經典，即此生活、即此經典，成此人間有情世界。

乙亥之春清明節序於台北象山居



論語——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

林安梧

序言：

第壹部：經典與生活……………一

一、孔子、儒學與我……………三

二、經典乃是一個生活世界……………二七

三、「仁」是生命的源頭活水……………三九

四、孝悌乃是倫常日用的生息之所……………五三

五、教育是生命的點燃與照亮……………六三

六、生機洋溢的師生對答……………七九

七、孔子的進退出處之道……………九七

八、論正直——公義與私義之分際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九、入世與遁世的抉擇——談孔子與隱士的對答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十、中國歷史上的太陽——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第貳部：對談與議辯……………一四一